

我有一片天



琼瑶和她的家人们。

form of communism’，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。我奉献，但不是单向的付出。我奉献以后，于你的幸福中同时感到我的幸福。你越幸福，我也越幸福。”

在巴迪欧的“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”里，爱既让自己永远活着，爱的主体也让自己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。“主体”是关键词，是强健果敢的战士，是世界运行阻滞、折断时刻勇于弥合裂痕的行动者。“主体”并不一定深思熟虑、八面玲珑，重要的是忠诚于真理，是面对危局挺身而出。巴迪欧坚持认为，在一生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“主体”，而成为“主体”的最常见的机遇，就是成为一个“爱人”。基于此，他还极为担忧当代婚恋匹配里的那些“算法逻辑”——如此“安全”的关系缔结过程，既不会产生一个敢于承担和冒险的爱人主体，也不会将另一个主体的复杂性纳入其中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即将被“我”称为“伴侣”的人，实际是一个被对象化的指标系统。

原来有些情况下的“及时止损”，是把自我当成“耗材”，用一分就少一分。之所以放手退场，盖因“入不敷出”，这笔“买卖”不甚划算。然而，这种“耗材生命”的基本假设是否合理？对于人生的成长而言，痛苦和风险一定是“坏东西”吗？“只肯吃糖不愿喝药”“安稳压倒一切”的屏障壁垒，从此牢不可破了吗？

巴迪欧的盟友齐泽克陈诉过一个更加直白的观点：

爱，无可避免地含有一种暴力色彩，它意味着一个个体被另一个个体强烈吸引，不惜做出牺牲和改变，以求换得共享生命的机会。在这个层面上，爱是利剑与绸缎、磐石与蜜乳、出征与守护、偶然与永恒的奇妙融合、双向奔赴。没错，真爱向来是珍稀的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但倘若因此封闭自我甚至倒打一耙，本质上是狼狈溃逃。

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曾直抒胸臆：“（爱欲的创造力）有些非常直观。生儿育女，这是最大的、最显而易见的创造力。另一些通常指的是思想或者艺术方面的创造力，很多人强调这一点。爱欲有助于艺术和美的产生，爱就像思想的助产士一样。”

“一种爱的哲学观点强调，爱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回避死亡和对抗死亡，爱是为了让生命永久地存在和延续下去。比如苏格拉底强调爱是通过生育而延续生命，奥古斯丁强调爱是通过进入天国而延续生命，文艺复兴时期的薄伽丘特别强调爱是通过忘却死亡而延续生命，他们都把爱看作是死亡的强硬对手。另一种强调爱不是在对抗和回避死亡，不是和死亡一决高低。如果生命终有一死的话，那就需要让这有限的生命变得更加完善。而爱则是完善生命、实现人性的手段。正是爱，使得生命潜能得以发挥，生命的缺陷得以弥补。正是因为爱的结合，人才成为人。这部分主要包括17世纪以来笛卡尔、斯宾诺莎、康德、黑格尔、列维纳斯、德勒兹、拉康、弗洛

2024年12月5日，上海书城在二层开设了琼瑶书籍专区。

